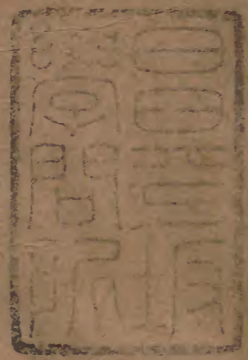


讀史管見

廿九下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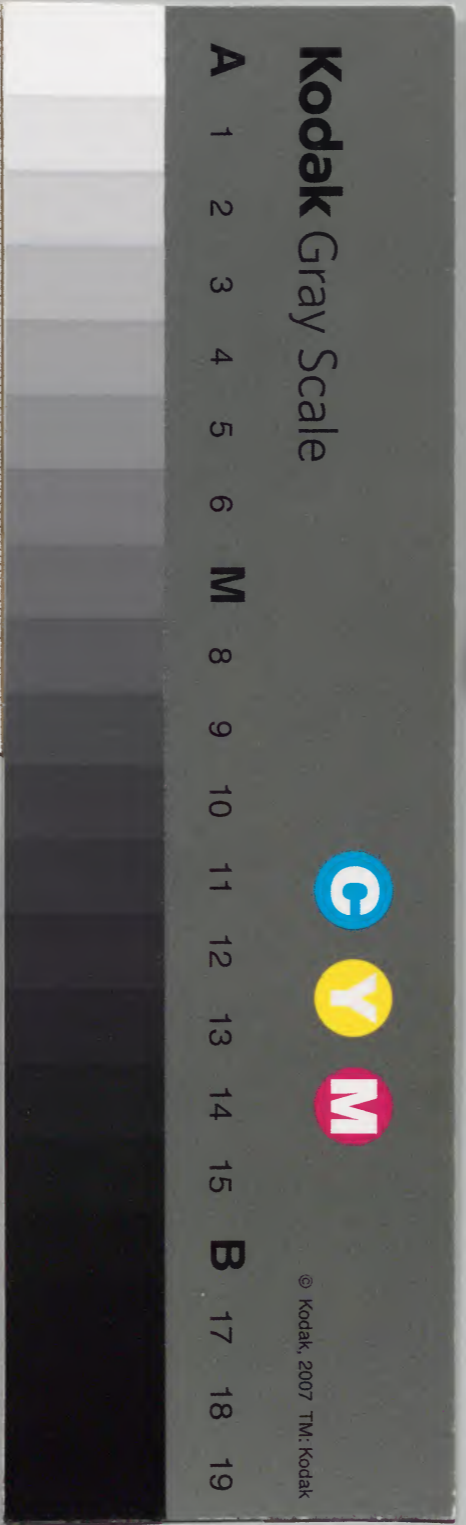


漢	書	門	類
二	九	〇	〇
一	三	〇	〇
二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	閣	文	庫
二	四	〇	〇
二	九	〇	〇
二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漢	2490
冊數	20	(20)
函號	297	145

二十止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楊光遠父
叔殘滅

楊光遠與契丹合兵入寇契丹敗去帝命李守貞討

朝廷以楊光遠罪大諸子歸命起復承勳為防禦光遠於青州契丹援兵不至其子承勳承祚承信勸

光遠降光遠不許遂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

表待罪開城納官軍朝廷以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

難於顯誅乃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守貞殺光遠起

復承勳為汝州防禦使承勳後為契丹齧而食之

楊光遠始者不肯臣事契丹似也既而舉兵與契

丹合則向來之請乃託以為名其情實反矣承勳

及二弟迫其父開門納官軍變而不失正亦可矣

三二九

三七

二年

劉知遠有
奇虜良策

光遠為李守貞所殺而已受汝州防禦之命於心
何安無乃被圍之時自虞及禍故為劫降之計歟
操心如此亦豈能免非契丹能戕之蓋自取也
帝之至本澶州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歎曰中國疲
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強胡舉也勝之猶有後患况不勝
乎

以知遠自守之言思之晉若用之為統帥必以保
境不戰為務此固弊虜之良策也晉之所以大困
者正由無歲不戰耳向使河北諸鎮厚畜其力相
為犄角虜來則禦去則勿追以逸待勞須其可乘
之勢耶律德光豈能得志於中國年本知遠非徒以此
處晉室事宜且來其所以保河東者正用此術故深惜
出帝疑之宋本李崧疎之而桑維翰用之不盡其才也
契丹桑維翰勸帝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大敗于陽城諸將請追之杜威李守貞曰不若
全軍而退

威李守
知止寇

兵法窮寇勿追而唐太宗討薛仁果劉黑闥宋金
剛之徒皆乘其奔敗追而擊之不遺餘力恐其稍
緩計成又難取也故窮寇之或追或不追歸師之

或過或不過惟其可而已契丹陽城之敗勢如崩

山下馬者不復能上德光乘橐駝而走其非偽遁

而有覆明矣所宜蒐簡精銳分道而躡之待其勢

窘然後與之立約縱使歸國此乃止其入寇之良

圖也雖然杜威李守貞方有異志欲襲晉祖之事

苟知此策尚不肯為况不知乎

契丹連歲入寇桑維翰勸帝復請和帝遣使奉表稱

臣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

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

入大梁謂李崧曰向若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當時及後世聞契丹不戰之言鮮不追咎不再使

之失夫豈契丹真情哉夷狄貪而無親惟利是就

彼初立石氏時已納趙德鈞之言其後又受楊光

遠之款又聽趙延壽之計使石氏既亡而中國不

可取則又用前術付之一人而享其利耳既已得

汴謬為好語以欺眾謂過不在我此夷狄詭詐之

智也未幾對趙延壽曰吾五年不解甲豈為他人

其情如何或者輕忽士大夫之正議廢格經書之

論契丹詭詐之智

大訓反譽夷狄謂非中國所及信而不疑順而不逆。漢字有欲必從不戒石晉滅亡之禍亦獨何哉。

三年

二年八月
二月朔日食

出帝在位五年日比歲四食天象告戒勤矣考之五代史出帝時有大蝗大旱大雨霖河決溢之災蓋悉書之而日食變異之大者乃不一書曰春秋天人備述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蓋聖人之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為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又曰

論歐陽修不
知天人一理
占術一道

司天掌日月星辰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為曆而謹察其變者以為占占者非常之兆也其術藏於有司曆者有常之數也其法信於天下術有時而用信不可一日而差蓋有國之所重也此說蓋不知天人一理占術曆一道也使古家昧於推步之數曆家昧於變動之象則安能臻其妙乎蝗旱霖雨豈非人力所為既書之以為災則天象變動其異尤大安得不以為懼耶儒者博極羣書據經持論將以明斯道沃人主而不明天

人合一之理。不達仲尼所書日食之意。則於晉出帝又何責焉。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

劉延祚遺書外附且言發兵李松信以為疑事

城內附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已為內應。巒與天雄節度使杜威奏瀛莫乘此可取。馮玉李崧以為然大發兵赴之。

君人者聽聰視明。則四海雖遠。可不出戶而知之。

矣。聰明柰何。耳目無蔽也。無蔽柰何。所任得人也。

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是寄耳目於輔相也。又曰

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是寄耳目於臣僕也。

又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寄耳目於諸侯也。

貴而輔相。次而臣僕。眾而諸侯。莫不得公忠通達

之人。而無諂諛蒙蔽之患。則何幽之不聞。何隱之

不見乎。馮玉以女寵與政。不足責矣。李崧為相。先

信趙延壽。思歸。又信劉延祚。內附。遂與大眾。為虜

所致。向使桑維翰。劉知遠當之。必能踰度情偽。不

輕舉措。以取敗亡。然則專國者李崧也。任崧者出

帝也。當用者不用。當信者不信。自塗其耳目。至於

高皇帝自塗其耳目

目節錄其

陪仆又誰咎哉

杜重威守貞會于廣晉威屢乞杜重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由是禁軍皆在其麾

下

事之遠者容或不知耳目所接宜得法戒矣知第覆轍

在前躬駕而蹈馬第非其不靈有所蔽也出帝之蔽謂

何愛其姊施及其夫故有罪不治有請必從驕將

握兵有罪不治有請必從此固反逆之端堅冰之

戒也陽城之役重威初不欲戰為諸將所迫既幸

而勝又不肯追虜其心異矣桑維翰請因其擅離

本鎮而廢之庶無後患可謂著龜之見矣及其使

公主請益兵盡取禁軍而去乃康義誠之策出帝

猶不悟夫高祖社稷與弟兄一言孰重大臣匡救

與私戚懇請執切信愛之極至使宗廟為墟豈其

心固欲如是哉蔽而不自知也夫公主與帝非同

母其心固為杜氏况有高祖故事乎高祖以姑之

夫而取唐則杜重威豈不欲以姊之夫而代晉與

其為帝之姊桑為節度使之妻曷若為帝之后為天

下之母此乃杜郎夫婦之志也

謂鷹不見退曰晉氏

開封尹桑維翰請見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退曰：晉氏不血食矣。

史載維翰請見言事，而不知其所欲言，讀之者皆有遺恨焉。惜其言之不達，而晉之亡也，以愚度之，維翰非有他策，不過勸帝稱臣謝過，割關南境土以增賂耳。此可以救目前之危，終不足以弭異日之禍。蓋與夷狄共事，勢均力敵，猶且見圖，况爲之下乎。以古事考之，莫不然也。

補目錄其文

杜威之降契丹也，皇甫遇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將

兵先入大梁，遇辭至平棘，謂從者曰何面目復南行

遂扼吭而死。

契丹之再入寇也，皇甫遇與慕容彥超遇胡虜于榆

林店，力戰被圍，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聲問，必

爲虜所困，引兵救之。張從恩曰：若虜衆大至，盡吾

軍不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當死

生以之。萬一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

踰水而前，契丹望見卽解去。當是時，遇以數千當

虜數萬，自午至暮而不折北，亦可謂勇矣。五代史

謂皇甫遇之通鑑爲信

稱杜威召諸將示以降表遇等愕然不對遂以次署名麾其下解甲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絕吭而死歐陽子譏之曰使遇奮然攘袂而起殺杜威于坐中雖不幸而不免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而司馬氏編年通鑑乃云方杜威之降遇不預謀及契丹使之將又辭不受遇一人爾如五代史則鄙夫也如通鑑則節士也其相去遠矣當誰之信使無考異以折衷則遇亦威耳尚論取予可不慎哉

張彥澤降契丹契丹主遣彥澤倍道疾驅先取大梁城中大擾彥澤召桑維翰維翰知不免謂李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反令維翰死之何也維翰見彥澤責以負恩是夕見殺

桑國僑責李崧是也據一時言之可耳治亂皆有本原古之王者必由正道始之以正尚不能使子孫善守而來世况始之不以正乎石敬瑭劉知遠皆起晉陽以知遠觀之所對者新勝之契丹豈潞

論桑維翰有誤國之

綱目全錄其

致堂先生讀史管見卷第七十七 後漢高祖 契丹主怒張彥澤剽掠斬於市仍命剖其心以祭所殺士大夫市人破腦取髓嚼肉食之

尚軍 而不知軍

王危亡之比。然知遠崛然自奮，亦克有立。則知國僑稱臣割地，以急近功。其策大失。譬猶拊摩豺虎，與之共守犬羊，終見啗齧，必至之理也。是則維翰雖無當國亡國之惡，而有謀國誤國之罪矣。雖然，維翰非取怒契丹者，固可預通情款，求庇其身，而初不相聞，死於張彥澤之手，故曰志在興晉，而不為身謀，亦足為賢矣。

契丹主怒張彥澤剽掠斬於市仍命剖其心以祭所殺士大夫市人破腦取髓嚼肉食之

歐陽子曰：視彥澤重威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見晉人之憤嫉，怨怒於二人，非一日也。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豈非臨亂之君，各賢其臣歟。愚謂是則然矣。然彥澤之見任而得權，自石敬瑭時，敬瑭與之連姻，又嘉其有軍功，故使為藩鎮。掌書記張式諫官刑部凡五六人，極諫力論，終不能回眷待之意，以養成其亂。由石氏雖尚軍功而不知軍政也。君子有言：三綱軍政之本，聖人作春秋，寓軍政於三綱，其陣法隱然如天建地設，最堅

而不可破。非魚麗偃月之比也。兵家上策，先自治。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措而不亂，乃戡亂除殘。百戰百勝之幾也。春秋書宰咺歸賵，考宮獻羽，子氏薨而不葬，此軍政行乎夫婦之間者也。室叔毋為妻，則夫婦之義亡矣。隱公得國，不書即位，州吁弑君，不稱公子，此軍政行乎父子之間者也。以蠻夷為父，則父子之倫廢矣。天王崩而不書奔喪，武氏子求賻而不書會葬，此軍政行乎君臣之間者也。為中國主而臣于契丹，則君臣之道亂矣。三者既失，雖日行善政，月施良法，亦不足以救大本之顛。又况政法不立，如庇重威彥澤之類乎。是故力足以扛鼎揭旗，勇足以批虎曳象，總貔貅之士，連百萬之眾，曰勝而勝，曰取而取，若無敵於天下者，而三綱不立，軍政無本，終不能濟以古而監，何代不然。

契丹鎖景延廣，送歸其國，延廣扼吭而死。

與晉者桑維翰也，亡晉者景延廣也。二人用心異，而受禍同，何也。歐陽子曰：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

桑維翰和
丹於前景
廣激葬丹
於後

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古之待夷狄者。或限
 隔之。或驅斥之。或禮貌之。猶不能絕其侵陵暴侮
 之患。而資其力。倚其勢。交通餽餉。便便惟謹。宗廟
 社稷之敬。有不逮焉。伯父叔舅之眷。有不及焉。夷
 狄天性貪而無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則維翰
 和之於前。延廣激之於後。皆所以召之也。故傳曰
 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後之謀人國者。可不畏哉。可
 不戒哉。

後漢紀

綱目節錄其

高祖

劉知遠字子厚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
 乃更稱天福十二年。字

論劉知遠不
 可責以無君
 上之義

五代之取國。惟後唐與漢為此善於彼。蓋梁篡唐。
 而後唐伐之。晉為契丹所滅。而漢興焉。非若李嗣
 源之逼莊宗。石敬瑭之奪潞王。郭威之逐漢隱帝。
 也。晉受虜擊。劉知遠不救。固為罪矣。然是時朝權
 則付之李崧。馮玉。而顧命大臣如桑維翰。不得與。
 兵柄則付之杜威。李守貞。而勳舊重將如劉知遠。

不得聞故維翰可以當國責李崧而五代史不當以幸福責知遠也曹操挾持獻帝剝削漢室以建大魏司馬氏猶謂其取之羣盜非漢之篡臣漢有天下四百年曹操之罪尚蒙末減石晉之宗社漂搖岌岌如燕巢危幕使知遠慷慨赴難固不能摧契丹之勢雖不出兵其奮然自立乃在石氏滅亡之後於是責其無君臣之義則全忠嗣源敬瑄郭威其罪為如何此責人已甚之過也若夫漢不自建年號而用天福十二年略去開運之紀則非矣

削開運者誠有憾於出帝也用天福者示不忘於高祖也雖然其義則無處斥之可也歐陽氏因是而及人君即位稱元年者常事耳非古所重謂一為元者特古語非有法也謂孔子書元年為春秋大法改元有國之重事者出於曲學之說也則陋哉甚矣脩之易其言也脩固嘗云均是棊也而有勝有負勝者所用即敗者之棄也小數尚爾况孔子宇宙在其手而萬化生其身乎是故以之為以一也及春秋用之則有以君以師以地以人之不

海目節錄其

讀史管見

卷二十九

三

同人之為人一也。及春秋用之。則有貶之微之衆
 之進之之不同。有年大有年一也。及春秋筆之。則
 為變異。薨弒卒葬一也。及春秋處之。則有因革。是
 故元日見于舜典。元后見于商訓。元年自古稱之。
 孔子祖述為春秋紀年。其名雖同。而以正次王。王
 次春。係於元年之下。發明人君之大用。則古未有
 言此義者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天下以不仁。
 仁者人君之大用。即所謂元也。元與仁。古文蓋一
 字。易置其體。乃小異耳。元有始意。故乾坤之元。萬
 物所資。而人君治國。正心為本也。萬物資焉。其仁
 普矣。心無不正。其仁不可勝用矣。由元而動。慎終
 如始。帝王之德也。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昏庸之主
 也。此治亂興廢之分。而謂稱元為常事。未嘗有法
 出於曲學之說。豈非陋乎。是故識元之所以為元。
 然後春秋之權度在。我不能體元。則其心不仁。心
 不仁。則事不義。春秋之所治也。是故學者以春秋
 為傳心之要典。問其目於君子。君子曰。王正月者。
 心之體也。及邾宋盟。妾心也。克段。賊心也。歸仲子。

物所資。而人君治國。正心為本也。萬物資焉。其仁
 普矣。心無不正。其仁不可勝用矣。由元而動。慎終
 如始。帝王之德也。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昏庸之主
 也。此治亂興廢之分。而謂稱元為常事。未嘗有法
 出於曲學之說。豈非陋乎。是故識元之所以為元。
 然後春秋之權度在。我不能體元。則其心不仁。心
 不仁。則事不義。春秋之所治也。是故學者以春秋
 為傳心之要典。問其目於君子。君子曰。王正月者。
 心之體也。及邾宋盟。妾心也。克段。賊心也。歸仲子。

賄邪心也。祭伯來。二心也。益師卒而不日。慢心也。仁則無是矣。後世以美號紀元。既失之遠。又有中元後元。或一君而屢元。是未有能深探其用。先正其心者。故其行事善少惡多。其惡也。純乎不仁。其善也。亦偶中耳。學者何獨不然。故為人君止於仁。孔門高弟。未有不問仁而傳聖學者。必以仁為符節也。

世好結
流及也

三月丙戌朔
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

衛宣公淫亂。遂為狄所滅。晉室三綱絕矣。遂召五

綱目全錄其
文

一 胡之亂。唐世家法不正。又好結。或狄非獨當其世。數困於猾夏。流及五代。更據中國。猶七八傳。其甚則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而天下之亂極矣。堯舜脩德而建士師。三王自治而立一司寇。謹華夷之辨。禁侵亂之階。所以深扶人理。慮未流之若此。使斯人與禽獸雜處。而罹其凶害也。劉知遠蓋出于沙陀。及周世宗作。然後如日初升。而曠氣漸卷矣。

契丹主歸其國。謂晉人曰。吾以射獵為樂。在此令人

論夷狄乘間
竊入不旋踵
而掃滅

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必其道首出庶物然後能成位乎其中三代而上是也春秋已後莫盛於漢唐道雖不足而其才智則高出英雄之表而勉行仁義乃能光啟大業以垂裕厥後未有夷狄而君中國者非固限隔疎斥之其性習風氣與中國非類故也以五胡強盛更據自古帝王所都之地或一再傳或三四世則已掃滅無遺種矣此非特人事乃天理也或曰元魏乃北狄其都洛最久亦

天理歟曰是時正朔相承乃在江左南北不能相并則拓跋氏豈能免索虜之誚故以二帝三王及漢唐享國長世而較夫夷狄之乘間竊入不旋踵而掃滅則見天理之有內外正氣之不可干而中國之君亦可自強於為善不使小雅盡廢而夷狄得之也

契丹主聞河陽亂洛陽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宋立此

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

德光
言感衆

讀史管見

卷二十九

賜家

德光知其以三失失中國可謂睹敗而思過者矣、
 使無此三失亦必不能有中國何者足不可以加
 之首無足上首下之理故也然德光善自為謀者
 討出帝之相負而廢之治李崧馮玉景延廣之誤
 國而黜之數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背君殘暴而
 殺之使其按兵近郊召桑維翰劉知遠委以扶立重睿
 戢暴禁姦無所取而去雖古之伐罪弔民亦不是
 過而楚莊晉王之罪益著矣今乃恃強滅人社稷貪
 其位而不能居取其子女玉帛以歸其國是盜賊
 之魁使遲留歲月攻伐之兵四面而至亦不能免
 何三失之足咎乎天夷狄之性貪而無親疆則為
 虎弱則為鼠抑鋒止銳擢義而行乃王者之師也
 方契丹入寇交戰于河北屢欲退走非敢以必勝
 自處也及得沐乃謂李崧曰向若晉使再來南北
 無戰矣又謂沐人曰我無意此來景延廣召我耳
 此皆以空言惑衆而收其心而愚者信之至謂中
 國有不及焉嗚呼夫豈偶然哉

初契丹留蕭翰為汴州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

讀史管見

讀史管見

卷二十九

四三

論劉知遠殺
之子宜運
不長

也及聞帝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
不得從容而去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及王淑妃在
洛陽翰矯契丹主命立從益為帝淑妃泣曰是禍吾
家也翰既去淑妃遣使奉表迎帝仍出居私第帝至
洛陽殺之殺李從益淑妃且死曰吾見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
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酒明宗陵乎

奪國者必殺其主與其子孫以為一人心防後患
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也然鮮有不旋中其禍特父
近之不齊耳李從益者宜死於石敬瑭而敬瑭能

全之其於劉知遠則隔代矣形勢銷微無十夫之

翼且迫於蕭翰藉手非有復業之謀也知遠何憾

而殺之殺人之子者人亦殺其子宜運祚之不長

也寒食以麥飯酒陵何禮也此歐陽公所謂野祭

而焚紙錢禮樂幾何而不壞者也天下之理莫大

於人倫人倫有五莫重於三綱唐末五代三綱淪

滅盡矣何有於禮樂然而寒食野祭與伊川被髮

而祭於野者似而不同先達謂亦因乎俗而不害

於理者比諸時祭致簡焉可耳後世禮廢有班荆

藉草而飲食則望墓為壇。雖非經禮未甚有害也。以紙為錢自明皇用王璵而行之。至出帝已二百餘歲矣。苟以為異者。人生而幘帽帶靴皆祖狄服。死而鼓磬螺鏡皆用戎樂。凡冠昏喪祭射御食饗其合於古之正禮者幾希。至於樂則八器僅存。施諸郊廟而已。朝廷官府士大夫所用悉胡部也。其視野祭焚紙錢幾希。儒者當隆盛之時遇賢明之君居公卿之位視禮樂廢壞及前代之弊事莫能更革而於出帝亂亡之君舉措之失深嗟而重嘆之。何歟。故孔子曰垂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孔子曰垂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制建宗廟高帝光武百世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謚號凡六廟

漢高遠祖
光不害其
禮

漢高祖之姓劉史氏不知其所起而言其先沙陀部人也夷狄無姓處月者西突厥之小部也朱耶者處月之別部也皆其號也沙陀者大磧也在金沙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高宗永徽二年朱邪孤注見于史至憲宗

時朱耶盡忠及子執宜見于史自號沙陀以朱邪
 為姓然則唐莊宗明宗石晉劉漢皆無姓之王也
 姓無所從出與其姓李姓石姓劉猶不若自號為
 朱邪之云亦不失其本也是故漢高遠祖高光雖睇前
 趙不害其非禮立四親廟則高曾祖考之入居太
 原已久非偽為也馮道所謂事當務實者此類可
 矣

楚王希廣弟希廣庶弟希崇性狡險陰遺兄希萼書以廢長
 立少激怒之希萼在朗州希崇常謂希廣動靜以告
 之約為內應

馬氏之亡
 日

馬殷嫡長子曰希振有賢譽而希聲以母愛越次
 得立其弟曰希範希萼希廣希崇夫希聲既可以
 先希振則希廣亦得以先希萼而希崇亦可以叛
 希廣此自然之勢也父死子繼兄終弟及有國家
 者之大節殷既不達高郁又不得盡其忠而死張
 少敵拓跋恒諫而皆不聽則馬氏之亡無日矣漢
 高祖定惠帝黜趙王延祚四百年傳世二十有一
 故立嗣以嫡無嫡則長長均則德禍亂何自而生

哉

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大梁帝盡殺之於繁

臺之下攻圍鄴都張璉將兵助杜重威拒守帝屢遣

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以死

為期耳及食竭力盡重威出降帝誅璉等將校數十

人以重威為太傅兼中書令

司馬氏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

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

也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高祖當以亡
之罪誅杜
重威

漢唐之興掃除暴亂而施德于民是以長世今漢

高之興豈為掃除暴亂其於天下未嘗有實德其

上世又無積仁累行之政使三者皆得亦未見求

年之道况重以三失乎然杜重威之罪上通於天

漢既討之不應受降降則不可殺矣無亦赦其違

命拒守而數其覆亡晉室肆諸市朝布告中外則

無殺降之過而足以示除惡之戒不亦善乎

隱帝

侯益厚賂執政得兼中書令行開封尹盛毀王景崇

綱目錄其文

漢乾祐元年

續史管見 卷二十一 四十五

景崇聞之內不自安

論君相召天下之亂

王景崇受命經畧關西已而自叛連趙思綰推河中李守貞為秦王所以然者漢祖及二三大臣之罪也夫景崇巧佞人也事唐明宗晉高祖後求用于蕭翰又事許王從益最後事漢而叛於隱帝時雖五代取國藉之武夫至於反覆之甚者則與國之君亦宜有所去取然大抵皆不能也漢祖於亂臣魁首如杜重威李守貞皆不以時致刑小者如王景崇之無固志而委以密謀使伺察

潘鎮易邪

等又貪受賂遺信侯益之詆毀致景崇之煽逆至命大將出重兵彌年而後克則威柄倒持而國祚易矣是故天下之亂未有不自君相召之者也

以楊邠為相邠素不喜書生恨二蘇排已欲擢其輩由是艱於除拜強乃為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以二蘇除官太濫為眾所非由是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霑一命者

書生記誦而不知理禮家文士浮華而無實用誠非治道所貴以不足貴乃併經史大訓而廢之一槩視

楊邠之斯與二蘇之濫均失

天下學士大夫輕則束之高閣，重則陷之黨錮，甚則投之黃河，為此說者，未有能免其身而不累其國者也。楊邠、史弘肇皆吏卒之黠，亦安知經史所言與儒者所施設直惡書生文士爾。邠以廩實兵強為賢於禮樂，弘肇以長槍大劍為可定國家，納賂專權，愚蔽恣橫，未幾死於嬖倖之手，曾不及知其禍。又豈書生文士之所為乎。邠晚節頗通搢紳，知史傳有用，課吏傳寫，然何及矣。邠為相，矯二蘇除官之濫，難於選拜，史謂自漢興至亡，士大夫有不

綱目節錄其

露一命者，二蘇之濫與邠之斬均矣。然濫猶或得人，斬則皆不得矣。且自漢興至亡，纔四載，以是為久者，安得謂之久也。

河中未興，鳳翔三鎮拒命朝廷，命將討之，無功。以郭威為西南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度。威問策於馮道，馮道曰：守貞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眾心始附於威。自唐莊宗以不賜士卒，賈怨致亡，是後皆用賂取國。郭馮二公豈不知也。威素總師旅，何資道之計

論馮道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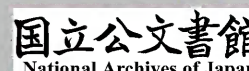
謀道素以儒士白居易何遠為威畫策，蓋威以道累朝重望，嘗試問之，而道以威多私已得兵柄，因而語之，而二公相與之心，冥於言意之表矣。或曰：威欲圖大事，則有之道必不至是也。曰：顧已趨利者，莫如馮王。若當漢祖朝，誠未至是。隱帝幼冲，政柄二三。楊史諸人才智皆出威下，道老於販國，固知奇貨之可居矣。

蜀主以張業王處回執政，日事多壅蔽，始置獻納函，張業宰相也，王處回樞密使也，皆以專權貪縱，賣

官受賄，二人之子亦然。業既被誅，處回罷免，於是蜀祖懲蒙蔽，開言路，以祖亡國之主，尚能如此，况興國之君乎。然則前世有設官掌匭而立之法，曰：某事得言，某事不得言，先責以保識，加以拘留，俟見其無大忤犯，乃下釋罪之令，是豈先王立誹木謗置謗鼓，無伏小人之箴，聞怨我，詈我，則皇自敬德之意哉。

李守貞求救於唐，唐主命四將將兵救之，軍于沂州之境，時唐士卒莫有鬪志，河中道遠，勢不相及，乃退。

查文徵清出朱應之唐主命李金全將兵救河



論李守貞投
南唐唐主援
守貞兩皆無
說

唐主遺帝書謝過請通商旅赦守貞朝廷不報
取人以集事投人以援已兩必有說無說是無義
無義必難濟矣李守貞事晉而叛晉降契丹而叛
契丹歸漢而叛漢則其投南唐也持何說以自立
漢祖雖非一統海內然中原主也南唐未嘗相通
誠欲相通非禮不可今出兵境上牽制漢人及不
能進乃始遺書謝過而為河中請則其援守貞也
持何說以為辭夫一人三反守貞之敗亡不占而
決南唐苟有開拓中原之意者販繒屠狗之人或
可使將去魏逃楚之士或可與謀而守貞則不可

也其國之不競也宜哉

致堂先生讀史

管見卷第七十八

隱帝案

西京留守王守恩性貪鄙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
郭威以頭子命白文珂代王守恩為留守案
恩自恃位兼將相肩輿出迎威怒辭不見即以頭子

命保義節度使白文珂代之

歐陽氏論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

案之叙

亂從之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

漢大臣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
戍卒是時太祖未有無君之心而所為如此蓋習

論五季之亂
法制紀綱不
足論

為常事。故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
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紀綱壞亂之
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
而常杜其漸也。

歐陽子之論。出於履霜堅冰。可謂不謬矣。然五季
之亂。所謂江海橫流之勢。慎微杜漸。於誰責而可
乎。朱全忠急欲篡位。不能俟九錫於旬時。明宗潞
王之入汴洛。皆因亂兵撫掌而得之。石晉假令戎
狄不由階級。直拜天子。劉知遠乘中原虛位。折筮

渡河。如入無人之境。思亂之人。足不待跛。瞻烏之
士。目不及瞬。蓋四五十年間。同一堅冰。尚何法制
紀綱。壞不壞之足論耶。莫尊於君。不可變置。莫重
於國。不可廢徙。五季更代如奕棊然。則郭威以樞
密使頭子。易節度使。如易戍卒。何足怪者。比之安
重誨。殺任圜。魏王繼岌。殺郭崇韜。猶為不暴云耳。
且謂威是時。未有無君之心。無乃於推見至隱之

識。有不足歟。

議者以郭威不專。切美其以一人而尊及天下。不亦盛乎。郭威至大梁。帝欲特賞之。辭曰。籌畫出於廟堂。兵糧

郭威先賂
而後得國

資於藩鎮，臣安敢獨有其功。請徧賞之。於是朝廷而
政大臣諸道節度使並加恩。

郭威此舉，推馮道不愛官物以賞士卒之意。而廣
之者也。蓋不待他日卽位班賞而已收中外之心
矣。後唐晉漢諸主，先得而後班賂。周太祖先賂執
後取國，故易姓之日，中外帖然。雖五季習亂，亦威
處之有術也。而歐陽子謂當是時，威未有無君之
心，可乎。

朝議以郭威鎮鄴都，督諸將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

領樞密使。蘇逢吉以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
以郭威鎮鄴都，蘇逢吉謂無故事，卒從弘肇議。
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逢吉曰：以內制
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可乎？帝卒從弘肇議，以威爲
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
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

宰相樞密使，臨制四海之權也。都督留守節度使，
方隅之任也。唐嘗命宰相兼一道節度使，已失命
官之意。然方隅警急，如裴度總師，猶之可也。非宰
相而爲節度使，帶平章事，又何義乎？如曰平章事

以外制內
之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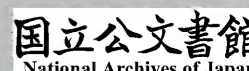
虛名耳。姑以重節鎮之勢，猶之可也。今郭威出鎮鄴都，而身為樞密使，又何義乎？蘇逢吉雖非君子，然以內制外為順，以外制內為非，乃經國之論也。國有異政，則變風作。政無二門，則上下治。故善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五代輕宰相而重樞密使，是政出於二矣。又命樞密使鎮臨別都，是政出於三矣。又詔河北甲兵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真應，是政出於四矣。廢君易國，反覆如奕，不亦宜乎？曾未期年，鄴兵渡河，宿衛莫禦，公卿相繼。拜，豈非以外制內之驗乎？

帝問禳變之術，趙延乂請讀貞觀政要云云。
大風拔木，發屋。帝召司天監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

對曰：莫如脩德。帝又問如何為脩德。延乂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論趙延乂之言亞於康澄

趙延乂之言可亞於康澄矣。然當漢季而欲取法貞觀，必有先務。隱帝懼而思，思而問延乂，必有所對。帝方驕侈，何以革其心？大臣皆刀筆武夫，何以善其後？當時之患，惟此為大。使帝知警戒而不敢肆，大臣得賢才而各勝任，則中原一百六州之地。



綱目錄其文

且為漢有，周亦焉能取之。大風拔木，非小變也。成王當之，則轉災為福；隱帝當之，則變存為亡。天人之際，夫豈遠乎？

十一月朔日食

論日亦漢隱之表

漢隱在位三年，無歲不日食，日亦隱之表乎？曰：稱皇帝，據中土，雖無其德而有其位也。夫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人必以位期之；居其位而無其德者，人亦必以德望之。天人一也，故雖昏庸之君，垂世于世，天理固自若也。是時太白晝見，急兵之告也。大

綱目錄其文

風拔木，蒙亂之象也。比歲日食，君德虧缺之應也。咎徵如此，儻如孝子慈孫，見父祖威怒懼而敬德，欲銷平之，亦必可免矣。

王章令稅輸二斗，謂之省耗錢出者七十七，謂之省百奉。三司使王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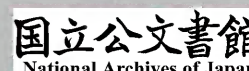
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人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

百姓輸稅足矣，倉廩虧耗，雀鼠食之，有司之責也。亦使百姓償焉，斂既重矣，然稱曰雀鼠之耗，尚為

論為邪之報古今同軌

有名王章乃使十倍而償謂之省耗則非所以為名也十則曰十百則曰百千則曰千萬則曰萬減其數以八十為百既非實矣然入之於公出之於民皆以八十尚為均一王章乃於出者特收其三謂之省陌則非所以為均也省耗不已於是有一斛之稅又取其三斛者省陌不已於是有一千之省又取其頭子者故曰作法於貪弊將若何王章以此佐國用不乏於一時信號為能然國之所以興而遂亡身之所以貴而遂殺者乃自於此故言

利之臣自以謂時不可少我而不知人之不多我也孔謙為莊宗刻剝而明宗誅之張延朗為明宗括取而石祖誅之王章為漢氏摺撫而竇倖誅之方其用事得志豈不自謂不可一日而少我哉其後至者未有不殺之以快眾憤收人心故知公議之不以為多也而聚斂者曾不知戒焉故嘗觀禍福循環莫不以類而明且速者有七種曰聚斂曰酷刑曰好兵曰侈汰曰淫亂曰讒險曰害賢此皆出於不學不知前車之覆者也王章尤不喜文士



而害之者乃嬖倖小人。非文士也。是故背理反道。威福自恣。如李林甫。一夕屢徙眠。家人莫如其處。所以避怨仇。防刺客者至矣。它日發其墓斲其棺。挾其舍。褫其服章。塋以桐棺。籍其家財。而流其子孫者。不出於張九齡。而出於楊國忠。此疑所不當疑。忌所不當忌之報。姦邪同一軌也。亦可為後世之戒哉。郭威至封丘。人情恐懼。郭威太后泣曰。吾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

之亡不
係於李

初李濤為宰相。請出楊邠郭威于外鎮。太后曰。勲舊之臣。豈可輕聽人言而去之。至是威反。故太后悔不用濤言。及世宗謀相於張昭昭。亦舉此事。謂濤先見未形。以愚觀之。恐皆不然。楊邠胥吏也。郭威軍卒也。夫豈廟堂之器乎。濤直以其不孚人望。欲出之。豈預知威之必代漢哉。借使當時出二人于外。而二蘇王史在朝。亦安能遽賢於楊郭。使隱帝驕侈不生。嬖倖不用。而禍亂不作乎。不然。與郭威以鄴。所謂要害大鎮。正合濤之初計。濤若防威生變者。豈不知大鎮之可以奪國。而樞密使未必

能篡位耶。是故漢之亡不亡，自有所在。不係濤言。

之用不用也。

策馬將還宮入民家追兵至殺之案
帝出戰敗走為追兵所弒

晉厲公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使嬖人胥童

夷陽五殺駒伯、苦成、叔温、季尸諸朝，俄焉厲公為

藥書所弒。北燕簡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大

夫比殺公之外嬖，而燕伯懼遂出奔，衛獻公戒孫

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鴟於圃。

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殺公之

使四人，公出奔齊，十二年而後得復。是三公者見

於春秋，春秋不以罪弒逐之臣。於厲公則稱國以

殺於燕簡衛獻，則以自奔為文，非與夫弒逐者也。

臣而弒逐，其罪易見，不待貶矣。君而見弒見逐，豈

無以取之乎？故輕輔弼，蔑冢卿與小臣謀之，與賤

人圖之，事成則失身而見弒，晉厲公是也。事不成

則失位而出奔，燕簡衛獻是也。事不成則報之輕

事，成則怨之毒，春秋備書之，以警夫為君者。漢隱

不知前事之有此也，其及不亦宜乎。

帝不
燕簡
之成

道外爲
之貌內
恩之心

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威威拜之道受拜徐曰侍中
此行不易

王祥不拜司馬昭馮道不荅郭威拜其情同乎昭

封王將代魏矣晉書卷七魏諸公欲拜之先納臣節也王祥

長揖示不爲諂首也若道者既嘗爲威畫策至是

威事已成道帥百官迎之而受其拜外爲不屈之

貌而內有收恩之心使見之者皆曰太師隆重不

爲侍中降禮如此而威固不責之曰是輸誠於我

者吾取其大而畧其細可也其曰侍中此行不易

蓋意已相悉無可言者姑相勞苦而已然則道之

情狀見矣

梟劉銖首於市而赦其家郭威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

吾復屠其家怨讐反復庸有極乎

劉銖之屠郭氏受命於李業非隱帝使然也郭威

不報厚矣其未得爲直乎

楚馬王希廣葛爲其兄長所殺沙希廣臨刑猶誦佛書

違諫貪利以弟先兄信諂行賂以邀君寵事幾之

會至而不能斷臣下之情變而不能察此固溺於

論郭威不報
劉銖未得爲

論佛氏之說
不可行於君
臣父子之際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一
五

佛說者之所為也。是故佛氏之說，施於精藍之中，束其徒以惑世，取人財以自養，則能矣。若於處父子君臣之際，猶推舟於陸，沒世不行尋常，資章甫以適越，窮千里而不售，則亦迷謬顛倒，歛手就斃而已矣。

郭威奏太后以高祖子贊承大統，遣馮道詣徐州奉迎。會契丹入寇，太后敕威擊之。威至澶州，將士忽大譟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為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因擁威南行，贊已至宋州矣。宋本威遣贊書云：為諸

軍所迫，召馮道先歸。道辭行，贊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今事危公，何以為計？道默然遂歸。太后詰廢贊為湘陰公，以威監國，百官上表勸進。

論馮道老如宿猾

郭威既入京師，雖未篡位，宋本天下知其必代漢矣。馮道與通腹心已久，宜謂之曰：公恐眾情未孚者，當謹奉劉氏，若亟欲自為，何必區區偽飾？今日藉手而明日殺之，則猶足以全宋王，免其無罪而死矣。乃承命而行，聞召而返，是以去來宿留，資威之速取也。可不謂之老姦宿猾乎？而五代史家人傳乃

謂威入京師，意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等殊無意，乃不得已下拜，而意色皆沮，未敢自立。因白太后，擇建漢嗣，而遣道迎贊。道揣威無立贊意，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為謬語，今謬語矣。眉山蘇轍云：信斯言也。是道能以不荅拜折威奪國之心，而使威為漢立嗣，道審為漢者，或面折廷爭，或勸譬諫止，以大義動之，豈不賢於不荅拜之力乎？此之不為，而甘心於鞍馬汴宋數百里間，行未及還，而郭公即位，故愚以道承命而行，聞召而返，以去來宿留贊威之速取，斷其賣國之深情，不自知其言之當與否也。

清河後人張聞升重校

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九 終

讀史管見

讀史管見卷第三十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溥閱

致堂先生讀史管見卷第三十九

後周紀

太祖

河廣順元年

帝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用腹心處之乃命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為鄴都留守天雄領軍如故仍以

侍衛司赴鎮

法制簡直者治世也其為繁悉曲密者亂世也唐

末方鎮之兵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

論親軍殿前
指揮使都指
揮使紛然其
數乃五代之

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然則都指揮使者。其卒伍之長也。梁由宣武建國。有在京馬步軍節度使。都指揮使。其更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則後唐明宗之制也。始末謂之侍衛親軍。則天子所自將也。天子自爲之將。則都指揮使者。乃其卒伍之都長也。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史弘肇爲之。乃與宰相樞密使共執國政。又於之爲末直獄。而朝廷大事決焉。自侍衛親軍之職益重。而天子六軍諸衛之兵。日就廢缺。朝廷無大將之任。舉中外之兵。皆屬侍衛司。於是都指揮使既重且尊。復有殿前都指揮使者。亦掌親軍。而不見其建置之始。方其盛時。稱爲三牙。扈周廬。環京邑。階級之維持。伍籍之衆多。士馬之雄強。器服之鮮麗。誠足以壯觀四方。戢心八蠻。及其久也。軍政浸壞。參養龐庸。可爲儀而不適用。而其都長之名位。猥衆。遷資秩。請俸祿而已矣。國家顛危。一無所賴焉。雖政之舉息。在人。然因仍積累。至於繁悉。曲密本欲使之相制。無敢生亂。而亂之所生。乃不在反末此。唐太宗十六衛。

乃關內關外之良民也。三代王者六軍。乃畿內井
 牧之什伍也。天子親衛。則虎賁之士而已。武王勝
 紂既以戒車三百乘。纔二萬一千人。其親衛者虎賁
 三百人也。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於齊侯爰
 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迎子釗而入立之。虎賁
 之數無所增可知矣。其陳儀器行容卽位之禮也。執
 戈劉錢。戣瞿銳。立于門陛垂堂者十人焉。莫嚴乎
 受終莫重乎正始。而兵之用止於如此。于以見三
 王制兵簡而備直。而盡資之以輔治。而不恃之以
 圖存。與後世異也。遠矣。然則親軍殿前指揮使都
 指揮使。紛然其數。乃五季之亂制。自漢唐猶不爾
 乎。况三代乎。必欲考古而命官分職。豈無統一之要
 乎。

帝悉出漢宮寶器碎之。曰。爲帝王安用是。宋本此漢隱日與
 嬖寵嬉戲。珍玩不離側。宜以爲監。自今珍玩之物毋
 得入宮。

召公曰。不貴異物。則民乃足。明王受遠邇所獻者。
 惟服食器用而已。夫異物多出於四夷。及深山大

郭胤俱合
 帝王之盛節

川幽險絕迹之處，上有好焉，必貴而買之，則其價有不可量數者。較之文帝所惜中人十家之產，豈止於倍蓰千萬而已耶？石敬瑭歲輸契丹金帛三十萬，可謂多矣。設有未名之寶，希世之珍，千里之馬，傾國之色，繼踵而至，安知一物不直一歲之輸。此錢非降于天，生於地，皆民之膏血耳。於是經常之外，加以橫斂，責以美餘，暴人貪夫，以鞭笞校鈇，行乎百姓，財聚於上，民怨於下，而危亡隨之。故成湯所以不殖貨利，盤庚所以不肩好貨，中庸所以賤貨而貴德也。郭太祖起於卒伍，非知古訓者，獨監于漢隱，偶合帝王之盛節，其識有過人者矣。五代之君，世宗為上，明宗次之，周太祖次之，其餘無稱焉。夫碎寶玉器，不貴禁珍玩物，人君之所難，是以表而出之。

王彥超奏克徐州，殺鞏延美等。

初，劉贇被徵，使都押牙鞏延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延美聞贇不得立，奉贇妃據州拒守。俟河東援兵，帝遣王彥超帥徐州，以除刺史。招二人，二人不

綱目錄其文

綱目錄其文
不負劉贇

下乃攻城克而殺之。歐陽氏嘉二人為贇守孤城，知其不濟，而以死為重。又疑其死狀不明，故不得列於死節之士。愚竊謂二人者，當贇未遇害時，為贇固守，是為不負其託，以死繼之可也。贇既見殺，又無子，而二人猶閉城將何為哉。然此之見利而趨者，則賢矣。難矣

初帝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李穀時為轉運使，帝數以微言諷之。善哉穀但言人臣當盡節，帝以是言之，故即位，首用為相。

論曰太祖有
與志故示李
穀以微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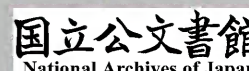
孟子論商周之際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然則國之亡與未亡，亦遺俗流風是賴矣。秦之為秦，民不見德，惟刑戮是聞，其亡也，有怨而無思。漢之為漢，民到于今稱之地曰漢地，人曰漢人，匈奴沙陀猶假其號以立國，甚哉五代之相承，皆前主之偏禪也。所以然者，唐藩鎮篡奪之習也。始以諸侯叛天子，少也偏禪篡主帥，陵夷至于唐晉。

漢周昨日為臣今日易位故家善政漫無所傳而惡俗亂風漸漬而日遠其源則始於肅代姑息藩鎮即軍中擇所欲者授之其弊遂至於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周太祖初以一卒隸劉知遠麾下以至於李為樞密使及事幼君得兵柄即有異志知李穀有智謀可與議也遂示以微指蓋見李嗣源石敬瑭劉知遠取之之易以為常事耳而歐陽氏乃謂方太祖之討河中未有無君之心亦昧於見幾者矣仲尼書天王使來錫命穀梁氏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諸侯無王而天王自屈加以寵數是教人臣以不臣之利也春秋為尊君而作履霜堅冰畏末流滅天理之若此也唐肅代即軍中擇所欲者而命之帥所謂來錫命也聖人垂訓遠矣其可忽哉

唐代楚楚拓跋王希崇遣拓跋恒舉牋請降恒歎曰吾父不死乃為小兒送降狀

拓跋恒陳少長之序知禍亂之原言既不用杜門不出蓋賢者也送降文之行其不得已耶則不聞

恒不



希崇抑而使之其不以爲恥耶則向者杜門何意
 哉人莫易於露其才莫難於晦其用意者恒雖稱
 疾未嘗去官至是不能自免乎夫馬氏兄弟傳國
 武穆之命也然當以次立希聲乃越其兄希廣又
 越其兄希崇又篡其兄皆恒所目擊使其見微則
 當希聲殺高郁之時或當希範謝丁思覬之際退
 而耕於野則無辱矣
 泰寧節度使慕容彦超此命帝道鄭好諫子之誓誓不見
 皆露奏請入朝帝即許之

論周太祖速
 慕容彦超之
 叛

彦超當晉世嘗有死罪劉知遠力請得免及隱帝
 末彦超鎮泰寧聞勤王之詔方食投箸而赴難此
 以死報恩之時也乃不能力戰一敗而亡漢既臣
 服于周又欲叛之卒以亡滅貪憚凶狡無足言者
 然致其如此則周太祖之過也周太祖待彦超甚
 厚彦超內懼而反乃曰太祖之過何也彦超於漢
 宜爲之死者而不肯死仍據其土宇太祖得國當
 以敗師誤主之罪絕其朝貢罷其鎮守若不從命
 即致討焉方且呼之以弟撫之以詔加之以中書

令申遣近臣往諭指意。且稱其為主為時有終有始。所謂啓寵納侮。速其叛者。故曰彥超之罪不待言。而太祖與有失焉。

蕭儼惡馮延巳數攻之會儼坐罪延巳言儼得免唐以馮延巳為相。大理卿蕭儼惡其人。數上疏攻之。

會儼坐失人人死罪。議者欲殺之。延巳奏曰。儼數有直聲。今所坐已經赦令。宜從寬典。儼由是得免。

惡直醜正。小人之情也。忘怨釋憾。君子之事也。以

小人而行君子之事。非誠也。詐也。然則在所與乎。在所貶乎。亦與之而已矣。自非聖人。未有誠於善

者。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今小人為善。則毀之。

曰。是皆載偽。不足信也。則非大舜與人為善之意。

也是故聖人開徒善之路。闢改過之門。勵耻格之

規。重怨艾之益。皆所以納人於善也。夫詐於為善。

方之力於為惡者。孰賢。已方力於為惡。而見人之

矯揉矜莊者。必斥之為鄉原。是惡直醜正。小人之

情。而未嘗識夫鄉原者也。一鄉皆稱原人。謂夫同

流合汙。掩然媚於世者。其與矯揉矜莊。正相反也。

是故馮延巳唐之小人。而不報蕭儼。則君子也。瑕

馮延巳瑕
瑜不相掩

瑜不相掩謂此類也

帝如曲阜案起調孔子祠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

不當以天子拜之拜亦本此帝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

拜

人爲諂諛趨利而不顧義者也孔子大聖途之人

猶知之豈以位云乎如以位固異代之陪臣也如

以道則配乎天地如以功則賢乎堯舜卒伍一旦

爲帝王而以異代陪臣臨天下之大聖豈特趨利

導諛又無是非之心矣斯臣也當周太祖時以拜

孔子爲不可則當石高祖時必以拜契丹爲可者

是故君子有言天下國家所患莫甚於在位者不

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大道則淺俗

之論易入理義之言難進人主功德高下一繫於

此然則學乎學豈非君臣之急務哉

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

詣臺省案此必須已事毋得挾私容訴

所貴乎治世者上下之分嚴而民志定也以達情

之故撤去階級使百姓陵父母之官殺刺史之權

論天下國家
所患者莫甚
在位者不
知學

是趙新之害

自赴于天子。此所謂以善爲之。而召亂之道也。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皆得自赴于天子。是天子以一人之聰明。而盡千百州縣之職。元首叢脞。而庶事隳廢矣。然則柰何。曰。擇官師。簡法令。輕徭賦。抑奸猾。則民之負冤無告者寡矣。故自古善爲治者。必禁越訴。夫越訴者。敢於陵犯。不顧階級。非豪宗強姓。則侮文狡吏。相爲表裏。善於文致。欺惑朝聽者也。其力能自達於朝廷。使變移是非。顛倒獄訟。必如其志。則非善良貧下。敬畏三尺者之所能也。百姓得訴長吏而去之。則守令得訴按察使而廢之。藩鎮得訴宰相而黜之上。浸不已。於是。有訴人主於蠻夷。如楊光遠者矣。然而越訴之門。竟莫肯閉。是何也。宰相不擇守令。按察使使肆於民上。以供吾征求。則以越訴。悅百姓之心。曰。吾旁通幽隱。下酌民言。彼百姓之負冤無告者。皆得聞於吾君之聽。而不恤其亂名犯分。無所顧忌之爲大害也。故以越訴爲是。則令甲不當禁。以爲非。則赦令不當許。許之非也。禁之是也。惟官得其人。法令易守。

去民之所病者。豈惟越訴自息。等第之訴亦可無矣。周太祖之令。必親見其害。亦思過半矣。

敕約每歲民間所輸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宋本此一皮。餘聽民自用及賣買。惟禁賣於敵國。先是兵興

以來。禁民私賣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晉天福中。并鹽不給。漢法犯牛皮一

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帝素知其弊。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便之。

牛皮一物也。五代中法穀五變。每變每貪。至於為民

大害。然後李穀建議。周祖革之。雖輸官無直。與初制異。而得自賣買。又計田而取。十頃稅一皮。則比

之初。制為輕。亦可行矣。夫農民之家。未有殺牛者。而愛其牛與愛其子等。則有之矣。不幸而牛死。如

喪其子弟者手是案焉。然稼穡之賴。將不給。而鹵莽是念。飢寒是憂。所宜矜恤。方且使之輸角革筋于公府。

吏胥芻絀。取求艱阻。於是一皮之直。為錢纔數千。而所費乃相倍蓰。農民何以堪此。寧瘞埋之。隱匿

之。則又有鄰保舉發私藏之罪。其罰尤重。不幸而

牛疫遂至於破家而絕產矣。農以食為天，以牛為力，而畜牛之害乃如此，嗟夫！且禁殺牛者為其妨農務也。故其法或至於死，命士市肉一斤，徒二年。雖情罪不侔，猶足見勸農之篤矣。殺牛之禁既如此，私藏角革筋之禁又如此，食牛肉之禁又如此，而郡縣調歛，乃有常數，非時征求，復無準則，動以百千萬計。郡下之邑，邑下之保伍，苟非殺牛，何以得之。立法示禁，而始終本末不相坐，毒遍於畎畝間者，孰甚於此哉！輸官給直，遠矣難行。李穀之言，猶慮其綱目之疎也。使有田三頃，歲納一皮，亦未為民病也。

宋書

三年

鎮寧節度使榮屢求入朝，樞密使王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會峻在河上，榮復以請，帝乃許之。峻聞，亟歸，固求領藩，命兼平盧節度使。

君無子，有子而不賢，皆大臣之憂也。有賢子矣，將四海是賴，任國事者其何願如之。史稱王峻以天下為已任，天下之任孰重於君。有賢子，君而有賢子，則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此伊尹周公

論王峻忌言
之英

所以安商周子房孔明所以定劉漢者也。今峻乃
 忌晉王之英，欲隔其王路，以身之去留爭之，則何
 意哉。峻本樂童，遍事五代，貴要，遺馬邂逅致身宰輔，無
 足責者。表而出之，以為纂元大臣而惡人主之子。如
 梁冀、李林甫之徒之戒耳。

王峻晚節益狂躁，取商州司馬奏請以顏術、陳觀、代范質、李穀為
 相。帝曰：不可。倉卒俟朕思之。峻力論列，語浸不遜。帝
 見馮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無君如
 此，誰能堪之。貶商州司馬，未幾而卒。

已滿
志意

周太祖初即位，峻為樞密使。帝以蘇逢吉之第賜
 之。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崧者也。辭而不處。嗚呼，
 能持此心而不變，豈有商州之責乎。宰相薦人為
 宰相，未可謂失。顧顏、陳譽望不聞於當時，吾以私
 好代所私惡，又取必於君，君從則喜，不從則對。此
 安重誨所以殺身者，而峻不知監焉。豈有見於逢
 吉之近，纂元而無見於重誨之遠耶。峻在唐時，已非幼
 穉，重誨之事，蓋目擊者，而不以為監，何也。其辭宅
 之時，祿位未盈，而奏對不遜之時，志意已滿，故也。

雖然峻本歌童無足責者表而出之以為宰相而以私好惡為公賞罰使人主必從之如元載楊炎之徒之戒耳

天雄節度使王殷恃功專橫流登州殺之留為京城巡檢每出入

從者數百人時帝體不平衆心忌之帝下制誣殷以

謀反殺之

王殷王峻佐太祖初起其功相埒峻悖慢甚而免

誅殷被讒忌而見殺太祖之用刑頗矣史稱殷事

毋孝母所不可未嘗敢行及為刺史政事有失母

責之殷即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前母亡晉高祖

奪其喪殷固辭此雖士大夫有不能者而殷本軍

卒也能如是而能之亦可謂賢矣事母以愛事君以敬其

心一也能敬畏其母而不能敬畏其君不善推其

心也意氣威武重施於家庭而爵位形勢易犯於

名分不思故也漢明帝雖期門羽林之士皆使從

學授以孝經其慮遠矣

帝戒晉王曰昔我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多

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歛以瓦棺勿置守陵

論王殷不善推其心

和德元年

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古人葬埋之意。謂死者無終極。而家國有廢興。故藏之深。封之固。不事外飾。為無窮之計。雖然。二帝三王之制。不可見矣。其可見而推之者。有仲尼之言。仲尼既得合葬其母於父。曰古者墓而不墳。今丘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墓謂兆域。墳謂積土而封之。先儒曰。封之者周制也。然則自殷以上。葬者不封。周雖封之。其制厚下。非如後世以崇高廣大為勝也。禮有以大為貴者。丘封與焉。亦謂自庶人至於天子。則天子之封為大。此尊卑之殺也。故周官冢人。以爵等為丘封之度。然考之禮。則封土之狀。有若堂者。有若防者。有若斧者。有若覆厦屋者。孔子之墳。如斧。釋者曰。馬鬣封也。先儒云。馬鬣封。三斬板。板廣二尺。長六尺。斬者斷其縮也。三斷止之。旁殺益高四尺耳。季子葬其子。揜坎。其高可隱。先儒云。隱。據也。平立而

手據亦高四尺耳。以是攷之。孔子之葬其母。孔門之葬其師。君葬季子之葬其子。其封不過四尺。周尺之詳。自鄭氏不聞。然古說皆謂短於後世。所用者七寸之間。是則四尺者未登後世三尺。可謂庫矣。姑足以異於平壤而已。丘者王公之墳名也。封者諸臣墳名也。以馬鬣四尺之制。等而上之。至於天子。不能踰九尺。亦可謂庫矣。姑足以別於臣庶而已。漢懲秦弊。然高祖長陵高九丈。其制於律者列侯高四丈。視秦則爲約。視古不亦泰乎。東漢監之。原陵六丈。唐太宗因之以葬高祖。然而丘高六丈。倍古猶五倍有餘。故白虎通有三仞之說。仞八尺也。三仞纔二丈有四尺。苟約以周尺。則一丈八尺。前却間耳。亦庶乎其幾於禮意矣。光武曰。古帝王之葬。用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不使後人知其處。故作壽陵。不爲山陵。裁令流水。與丘隴同。故厚葬而自斂者。呂政是也。制爲薄葬而亦斂者。其子敗之。唐太宗是也。薄葬而無禍者。已旣遠見。子克遵承。漢文是也。葬而不知其處。誠善矣。然貴爲天子。勢

有不_行光武所謂古帝王之事及劉向言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丘隴皆小無所考證聖人立制莫非
 中道可以為法其平日儉素之德信於天下必不
 使盜賊妄意地中之藏雖高大其丘亦無後患况
 不為乎後世人主奉身奢汰雖能儉葬人猶疑之
 乃高為山陵厚為齋送建宮邑徙百姓出遊衣冠
 幽置嬪宦衛以官司屯以卒伍與平居無異是瘞
 金珠埋貝玉而標示其所也其愚豈不甚乎然臣
 以是為忠子以是為孝至於發掘暴露甚則侵辱
 無所不至又豈所以為忠孝哉不封不樹太古而
 不可式盡力於地上又無益於死者然則柰何衣
 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柳周於棺土周於柳封之足
 以識久遠此中道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其制有差
 而皆以儉為本可也周太祖鑒溫韜之禍下薄葬
 之令其賢遠矣而史不載高陵豐約之詳以見世
 宗承考之實惜哉

世宗

世宗周世宗北漢北漢入寇自將潔之馮道固爭帝
 北漢主合契丹大舉入寇上欲自禦之群臣皆諫帝

曰、劉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有吞天下之志、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帝曰、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山否、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

論世宗審於
教理

人臣事君、於其善而沮之、必於其惡而逢之、馮道歷事十主、七姓四代、未嘗直言正諫、獨於世宗河東之行、沮之甚力、若以兒子畜之者、此何意也、豈更事久、慮患深、恐其君輕以取敗耶、抑謂周室新造、嗣君初立、人心未固、未可用以征伐耶、或見劉崇志銳、重以契丹難與爲敵耶、將以兩語激世宗之心、使勇於親行耶、不然、世宗英武之姿、皆非李亞子石敬瑭劉知遠所能及、幸其果敢奮發、所當勉勉贊襄、乃徒以大言蓋之、不論事理可否、之所在、果何意也、且兵法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彼莊宗潞王晉出、帝漢隱帝、晚節末路、皆坐而受攻、是以爲人所奪、若世宗不出、事誠未可知、則周室之勝敗存亡、道亦何嘗介於心哉、去一君、事一君、迎

降勸進而已矣。此則道所謂歷代成規自能謹守者也。前九君未有知其奸者。惟世宗能審於義理。納王溥之說而不用道言。一戰勝崇。遂定基祚。聽言能斷。豈非人君之要哉。

帝與北漢主戰於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徽等率眾先遁。既聞周師大捷。復還。帝欲誅之以肅軍政。猶豫未決。訪以張永德。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望敵先逃。死未塞責。帝稱善。即收愛能等七十餘人。責而斬之。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世宗五
十之弊政

事有當行而眾心未可知。固宜咨訪以觀其異同。不然。或反以致害。世宗欲斬樊愛能等是也。若諸將皆謂不可。帝將徐有所處。亦不遽行。張永德所對既合帝意。則唱有和。動有應。所以驟變而無咎也。歐陽氏有言。勝者所用。敗者之棄。五代之將與兵。視易人主。如更戍卒。小不副所欲。則又改圖。蓋始資其力以得之。又寵賴之恩。竭慢生。反為所控。固常勢也。世宗一加裁制。於俄頃之間。革五十年之弊政。曾不以為難。故董仲舒曰。事在強勉而已。

使世宗聞鼓聲而心悸、聽馬聲而肉掉、當劉崇入寇則挈囊衣而避之、及樊愛能復還、則煦沫而賞之、安能濟乎。

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沉取容、唐莊宗

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王公三師之位、嘗著瀛文懿王馮道卒道嘗著長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宋本不叙條歐陽氏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

滅亡、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

司馬氏曰、范質稱馮道厚德偉量、雖朝代遷、買人無間言、臣以爲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道尊寵則寇三師、權任則首諸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爲仇敵、莫爲君臣、國存則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

臨川蘇
眉山稱馮道
之非

讀史管見

卷三十一

三

馮瀛王之爲人，歐陽司馬論之盡矣。而臨川王氏稱其知道，眉山蘇氏稱其盛德，與歐陽司馬所斷大異，不可不辨也。所謂道者，杳杳冥冥，超乎日用之外，卽父而慈，卽子而孝，卽君而仁，卽臣而忠，斯是矣。也君臣父子各失其宜，而道云道云，此莊周瞿曇之所言，非堯舜仲尼之所行也。以行與言二，以迹與心判，談高語微，而爲申商之事，稱王說帝，而修兵財之政，王氏之學，蓋如此。宜其有取於馮公之不以興亡屑意，而以爲知道也。君者百姓之首也，故曰衆非元后何戴，民者君之體也，故曰后非衆罔與守邦。堯命舜，舜命禹，皆以此言，而元后爲先，孔子作春秋，將而見獲，必書師敗績，衆與大夫敵也。君將不言帥師，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然則堯舜孔子皆以君爲重，衆次之，大夫與衆敵，乃經世之大常也。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意乃異此者，以時君糜爛其民，無愛養之心也。故推原邦本而言之曰：民爲貴，得其民然後能守其國也。堯舜孔子正名定分，以法萬世，故推原

讀史管見

卷三十一

三

作民父母而先元后有元后然後天下定于二也。此所謂言非一端各有攸當者也。五代之亂至于夷狄制諸夏德光居京師人理盡矣人而無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則夷狄禽獸耳。宋是時當以君為重乎當以民為貴乎德光見中原殘壞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此何以救之道曰雖佛再生亦不能救惟陛下可耳人皆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蘇氏取道以此蘇氏嘗學春秋而昧乎君重於師之義區區立論為道解紛亦可見其不知王道之權衡矣後世僭偽之臣妄下赦令有忍死為民之語其黨為之唱誘以謂能全都城百姓之命不足深罪此所謂反理詭道恣為暴行而無忌憚蓋有啓之者矣夫百姓食君之土受君之德父子祖孫免於虐政。虐世之苦豈可一日忘其所自而乃君亡不憤國破不恥推戴他人忍而安之人理如此則雖空天下而無人舉生齒而盡死亦何預僭偽者事而敢攫取免於夷滅之幸以為已功孟子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此類是

也。而以盛德許之，不亦悖哉。蘇氏曰：士不幸立乎暴君驕將之間，棄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於溝瀆，何異？以此明道為不得已，而方諸晏子處莊公之獄，不亡不死，道實如之。蓋了不相侔也。亂邦不居，非君不事，聖人之訓為道者，寧食薇蕨、友麋鹿，足以為潔身之賢。自經溝瀆，豈是之謂哉。凡此皆近似而非之論也。考司馬氏又載范質稱道厚德偉量，雖朝代遷貿，而人無間言。夫人無間言，在五季間，何足以是譽道無乃資以自謂欲蓋而彰乎。

宿衛之士累朝姑息，不敢簡閱，羸老者多。遇敵不降，則走。帝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柰何浚民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眾何所勸。乃大簡諸軍，升其精銳，斥其羸老。

五代之主，多刻於民而紆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既得柄，制輕重之權，又簡汰羸老，簡升驍銳。且曰：兵務精不務多，百農夫不能養一甲士，柰

論世宗竭心
原本

何浚民膏澤，養無用之物，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聖人復起，不易此言矣。非其留心邦本，嘗熟計之，安知一甲士費百農夫之養也。案推農之所養，而較其病與不病，可得言矣。兵也。案吏也。案異端之徒也。遊手之人也。皆仰食於農者也。然則農之家一而食焉者幾人歟。欲農之富，以肥其父母妻子，瞻其昏娶送死養生，及其戚姻族黨而無憾，難矣。農而窮悴，欲邦基之固，難矣。邦基不固，欲大寶之安，難矣。以仁守位，則所損益可知也。

論世宗欲蠲除省耗非難

今世宗

上以漕運自晉漢以來不給斗耗，綱吏多以欠抵死。案詔自今斛給耗一斗。

論世宗欲蠲除省耗非難

受稅而取耗，雖非良法，誠以給用，猶不使民徒費。今觀世宗之言，則知晉漢間取雀鼠耗及省耗，未嘗為耗用。直案實多取以實倉廩耳。庫案比及輸運，其當給耗，反不與之，而或責之綱吏，或還使所出州縣補其虧數，亡身破家，不可勝紀。數案誰實使之，一以法令從事，曾無惻隱之心，豈為國撫民之道也。安案不寧惟是，凡輸錢者亦輸運之之直，陸曰步費，水曰舟費。

又有貫朽之費，錢非農民所有，既苦之輸矣，而重苦之，欲農之無怨而不窮也難矣，不宜取而取者，省耗糜費是也。當與而未嘗與者，漕運斗耗是也。世宗既與之善矣，省耗應罷而未罷，豈非以多故未及耶？明宗潞王時，可謂窘闕，猶放逋租數百萬。世宗誠欲蠲除省耗，又何難哉。

初，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令錄，除官之日，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連坐。

論連坐之法
以美而實弊

不保其往也。其於宰予，猶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夫惟精金百鍊而不變，良玉烈火而不燼，中人以上，千萬人無一二焉。中人固不易得矣。中人以下，滔滔是也。迫禍難處，困窮臨勢利，怵交黨，此改行易守之會也。中人以下，則見草而悅耳，中人者，一出焉，一入焉，忍與不忍，敢與不敢，相權於中，未至於甚忍，而不敢之心，勝怵迫甚矣。不忍而敢之心，決此人生之大常，物情之必至，又况財貨賂賂，中人以下，必不能無欲，而百官廢品，中人

以下十居八九今使兩省官薦堪令錄之人而任其無貪墨之行天下之至難也誠知其人今不為是安知其它日之渝不渝也勉任之乎則不實必任之乎則難保雖立連坐之法可以信其已然而不能責其未然故連坐之法似美而實弊似美故其初可行實弊故其終廢格若曰吾姑嚴為之防耳則奸人窺之其弊益甚然則柰何曰知人堯舜猶難之何翰林兩省之敢必裁人君惟典學明道識拔真賢以為輔相則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如儲木於山育魚於淵惟吾所取此非一日之功也立法保任苟給目前策之下者也

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親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為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失之也莫不由君暗臣邪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

論王朴所言
為撥亂之要

世宗自謂未知治要而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此固已得其要矣王朴所陳者策也其論及諸臣所對皆不傳惜哉或亦無足稱故耶為君難為臣不易非孔子之言也自堯舜以來傳之矣昏君亂臣皆以易為之者也如知其難君不至於昏臣不至於亂故以易為之則有忽慢之事以難為之則有克艱之道其目固多詩書備矣孔子特舉其綱耳王朴所謂反其所為者撥亂之要術也太康父也少康宜術焉厲王父也宣王宜

述焉武帝考也昭帝宜承焉德宗祖也憲宗宜念

焉而皆不然者亂不可襲也襲亂則宗廟社稷且不可保何孝之有故夫不襲者雖人有賢否治有精粗皆以撥亂而反之正也君有撥亂之意必用撥亂之臣君臣協謀猶反手然其成效近驗於世宗見之不可誣已惟不能為則事在目前猶或不信况前古耶

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之命禁捨身斷手足者煉指

之類。幻惑流俗者，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詩僧尼仰食

寺皆宜廢，不為有敕額而可不廢。僧皆宜髮，不為有尊長之命而不可去髮。殘身爛指之類，固惑流俗，比之無父無君，則甚膚淺矣。與其禁之無亦擇其重者，芟蔓伐柯，何者務本乎？是時見僧四萬餘人，三萬四分之一為癡疾，猶有三萬眾歸之南畝，則力農也。拘之尺籍，則健卒也。知百農不能贍一兵，而此

文 綱目全錄其

僧尼合六萬人，凡仰食幾農夫矣。豈世宗未之思耶？

帝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進令輸官隱匿罪死錢益少。始上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自餘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隱匿及五斤者死。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亦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論世宗為人
所難

讀史管見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司馬氏曰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
令之而行，禁之而止，惟為人所難者能然。若世宗
欲禁銷錢而毀銅像，是也。銅像人之所敬畏，尚且
毀之，錢之不可銷也，必矣。韓愈拜京兆尹，神策六
軍不敢犯法，曰：是尚欲除佛者，亦猶是也。銷錢為
器，其利十倍，錢所以權百貨，平低昂，其鑄之也，不
計費，不謀息，今而銷之，可不禁乎？雖然，銷而為器，
錢雖毀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遷車轉，入於
它國，歸於蠻夷，其害豈特為器而已，而不聞世宗

是猶萬物始生而不資於乾坤之元，倒行而逆施
之，則冬雷夏霜，蟄蟲不伏，草木盡死而已矣。

樞密使鄭仁誨卒，上臨其喪，近臣奏歲道非便，上曰：
君臣義重，何日時之拘？往哭盡哀。

論世宗不惑
於陰陽小數

自唐初世至五代之末，不惑於陰陽小數者，惟唐太宗
德宗、周世宗。於君臣死生之際，卓然自斷，然德宗
有始無卒，而世宗享國不久，不知其晚節之變否
也。惑於小數者，必暗於大理，歲道非便者，小數也。
君臣義重者，大理也。世事是非對代，無不知是觀

手展下

讀史管見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三年

所從違，則人之志業本末，不可逃矣。

帝親征唐主案堯兵屢敗，懼亡，遣其臣李德明奉表稱臣，乃使德明奉表稱臣

請平上責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脩好，而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德明戰栗不敢言。

論有唐不善

世宗邢臺人，承國於先君，比之漢晉唐梁，最為近正。其憤然欲削平天下，蓋念亂甚而望道切，真中原之主，可以臣事者也。李璟困而後懼，執志未一。世宗以捨華事夷，稱斷其罪，唐之君臣無以自白。

禁之則不以貨泉財，遠方之寶可知已。錢之散也，

以貿遠方之寶故也。上好之，下效之，於是關防不

嚴，法制隳壞，真錢日少，偽錢日多，以不貲之價，糜

有限之錢，雖萬物為銅，陰陽為炭，亦且不給，區區

器像，又何濟乎？故惟至廉無欲，然後可蓄生人之

共寶，而又關防嚴密，法制具在，鼓鑄不廢，則中國

之錢真可流於地上矣。雖然，世宗所處有未盡者，

寺觀鐘磬，鈸鐸之類，不必存也。此屬西夷之樂耳。

夷人吉凶皆奏之。若中國者，吉事何用鈸鐸，凶事

平張上

讀史管見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安用夷樂。若其自用。則佛固外死生。離世俗。亦無事於此。直毀之可也。世宗曰。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此乃高明辯達。以實破空之正術。非誠欲割截身體如佛之幻說也。而司馬氏以仁許之。曰不愛其身而愛民。世固有自愛其身而不愛萬民者。不可謂仁矣。今以愛民之故而不愛其身。亦安得為仁。仁者愛已以及人。愛人以及物。推其所為。若天斯昭昭之多。而無窮也。不愛其身而愛民。則仁何所本。仁無所本。

文
綱目節錄其

所謂大哉王言矣。韓子曰。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孟子曰。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幽谷也。於秦者南唐欲圖中原。而泛海結契丹為援。又為李守貞慕容彥超二叛出師謀國。如此欲久存得乎。

唐主使李德明言於上。請去帝號。割六州之地。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上不許。德明歸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宋齊丘以為無益。陳覺李徵古譖德明言其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之。

論宋齊丘無善後之策

與代割據非我之叛臣也。然拒境不通則當討伐以行一統之義。割地降號則當撫接以收四國之心。李德明請其主輸江北于周南本乃所以存國。非賣國也。宋齊丘以割地為無益。直大言耳。豈有善後之策乎。事有名同而實異者。若朱异受侯景金寶夫本建德諸將受王世充金。是謂賣國。若六國割地以予秦。石晉割地以予契丹。是謂無益。

逢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仕月行逢竟不能屈逢固行逢為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行逢矯前人之弊。凡馬氏橫賦貪吏悉去之。有徐仲雅

馬氏天策府學士也。自希廣之廢杜門不仕。行逢慕之。署為節度判官。仲雅辭疾。行逢固召之。面授文牒。終不受。

論馮道有愧於徐仲雅

綱目全錄其

周行逢雖黠卒。然其為政有足稱者。徐仲雅自以楚臣。見其兄弟爭國。廢殺相尋。棄官而去。則當行逢改統軍府。又蒙禮辟。豈不可出身相佐。以靖一方。乃能守節尚志。終不肯屈。求之五代諸國。蓋鮮其比矣。可不謂賢乎。馮道貴為上公。疏封王爵。歷事五代之君。朝同夕異。其有愧於仲雅。豈可數量

帝徵華山隱士陳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論陳搏不得與偽者同流

知人實難，陳搏之蘊，非世宗所知也。知其為隱者，方士而已。飛升黃白之問，不亦陋乎？搏以治天下對，已發其端，而世宗不能訪以治道，此亦何異梁武見達磨對面而不識也。雖然，搏有雄志傑才，而非儒學之逸民，其自為者。既與呂洞賓之徒相期於汗漫之遊，人之聞之，亦謂其有神仙之術而已。此所以來飛升黃白之問也。象數之學，至邵康節而大備，康節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而伯長得之於希夷者也。君子表康節所傳，自伯長而下，而不稱希夷，則以穆李皆儒者故也。自伯長而上，第曰推其源流，遠有端緒而已。搏究極象數，心經八紘，而不得與儒者同流，學貴於得正而不差如此。

綱目節錄其文

四年

光祿卿致仕柴守禮恃勢恣橫，帝既為太祖嗣，無人

論世宗當復
柴姓尊守禮
為太上皇

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帝知而不問。

出帝稱所生為皇伯。歐陽公不名曰人。世宗稱親父為元舅。歐陽公謂之合義。一何戾歟。世宗知其姓出於柴氏。而守禮又亡。則無責矣。其父固在。乃以元舅處之。果何義也。然則宜柰何。為郭太祖立後。封以大國。如殷之杞。周之宋。得用天子禮樂。以不忘撫愛富貴之恩。已得復其本則復姓曰柴。尊守禮為太上皇。立柴氏宗廟。以別生分類。正本始以示天下。

則其道並行而不相悖矣。歐陽公子守禮殺人。世宗不問。為寧受屈法屈法之過。以伸父子之道。夫既以元舅處之。何名為父子。且曰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殺其父則滅天性。孰為重。夫事固皆當權輕重而執其中。然非可以殺父而論之也。故孟子發明父道之重。至以天下為敝屣。此乃與權者矣。

以王祚為穎州團練使。祚溥之父也。溥為宰相。祚有賓客。溥嘗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狔犬不足為

綱目全錄其
文

論王祚伸父子之分替朝廷之禮

起

莫尊於父，王祚不以其子為宰相之故，而使侍立於客前，父坐子立，禮之正也。然莫貴於宰相，非百官所當坐而視其立者也。雖伸父子之分於家庭，而朝廷之禮，乃由此而替。然則宜柰何？父所客者朋友也，等輩也，而其子不在相位也，則如祚所行可也。其稱子為狔犬者，亦非也。曹孟德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真狔犬耳。此以詆誚它人，已非長者之言。豈有目其子為畜牲者乎？不惟

五年

賤其子，適自辱其身。而世俗通用之，蓋未之思也。攻楚州四旬不下，帝自督諸將，乃克之。宋本此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

譚世宗意在速成

綱目全錄其

褊狹者宜廓以寬，弘急促者宜導以紓緩。世宗之短，李穀、王溥、王朴二三大臣所當濟其不及而泄其過也。太平之功，非一日所能就，而世宗意在速成，故武威雖暢，而德信未洽。以楚州小城力鬪而不肯下，至於甘心盡死，亦異於雲霓之望。時雨之降者師矣。故圖大業者無成，不若有成而速成，不若美

論都江南者
能北取中

成也

唐主舉國內附江北蘇北別於秦悉平

韓熙載之江南李穀送別各言所志穀之言酬而

熙載之言不應熙載文士一時高論文士之常豈

李穀沈毅有器略之比哉是則然矣而自五朝至

五代都江南者終不能北取中原豈皆文士無用

耶曰天下形便有常勢而經營大業者有常理漢

高祖光武唐太宗皆櫛風沐雨惡衣菲食躬擐甲

胄跋履山川其勤既如彼知人善任修政愛民令

聞日彰衆情歸戴其德又如此是以雖初無分地

皆不越五六年而成帝業若五朝五代之江南苟

幸無事則已矣其間有好大喜功超河踐華者曾

不旋踵又已失之此無他諸葛武侯所謂欲以不

危而定之故也已則安坐享帝王之奉而使將士

冒白刃闢境土亦以異乎漢唐創業者其不得也

宜矣或謂江南之人柔脆不可用於北方則不然

項籍八千子弟橫行天下乃吳中人也李陵步卒

三千力扼虎射命中當單于數十萬案乃荆楚人也

文 綱目全錄其

宋高祖西取秦東取燕所向亡敵皆江南人也。

唐宋齊丘多樹朋黨專固朝權陳覺李徵古爭附之

覺嘗奉使于周還矯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拒命皆

宰相嚴續之謀當為我斬之唐主乃上言久拒王師

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帝大驚曰朕豈教人殺忠臣乎

唐主欲誅齊丘等復稟於帝帝以異國之臣無所可

否

世宗暗合
法之法

敵國謀臣我所惡也蓋有設間用計而去之者矣
或有因其自相疑忌而幸之者矣未聞明揚忠直

喻使勿殺如世宗之於嚴續者用心如此天下有

不服乎昔楚子納孔寧儀行父於陳孔子罪之晉

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二

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

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吾所當預

故也契丹立石晉諭之曰桑維翰劉知遠趙瑩非

有大故不可棄也維翰有功於汝宜以為相久之

維翰外為楊光遠所劾內為劉處讓所排先解樞

機繼離宰路亦不聞契丹之來責也惟陰圓其國

則腹心之任必有所寄使為彼內主惟我所欲故
 衛將伐邢刑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
 弟往仕焉乃往得仕衛人代邢二禮從國子巡城
 掖以赴外殺之衛侯滅邢又有甚者楚相許德勳
 語唐人曰今勿以吾介意俟眾駒爭阜棧乃可圖
 耳韓非為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若非李斯忌
 之非下獄死則韓亟亡矣周世宗欲平江南者以
 兵家詭謀論之遣禮至可也用韓非可也結許德勳以待事會
 可也委桑維翰勿聽其廢罷可也納孔寧儀行父

使再敗壞之可也乃能信明義伸嚴續之被讒
 而於齊丘死生無所可慎否素學黃老而暗合春秋
 之法雖曰未學君子必謂之學矣

六年

淮南飢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安
 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也
 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懲
 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
 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詭貸而徵諸編民凡此

刑口節錄其

人不可不
心不可不

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約予為術，聚歛之臣以頭會箕歛為事。大旱而稅不蠲，水澇而稅不蠲。蝗蝻螟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書課。欠本民戶納欠不破產，則不落籍。出於民者尚如此，而况貸於公者，其責償也固不遺餘力矣。世宗視民猶子，匡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五代十二君，愛民者三人，而世宗為最。漕運給耗，慮陪輸也。保任令錄，防貪穢也。冬役春罷，恐妨農也。毀寺禁度僧，減蠹弊也。立兩稅限，知早

徵之害也。設科求士，欲吏治有方也。均定田租，使富不掩貧也。并鄉宋七村置團耆，絕公阜浸漁也。罷課戶俸，戶省官方私擾也。稱貸不責償，庶下沾實惠也。蓋自唐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湯火之中者將百年。而後世宗有君人之德行，不忍人之政，蓋嘗因與將相食，曰：連日大寒，朕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惟當親冒矢石，為百姓除害，差可自安耳。又命刻木為耕夫織婦，置廷中，其留心邦本如此，宜其赫然宋本興起南面，指麾而四海賓服也。故

嘗試論之、莫尊於君、所言必應、所欲必得、據無所

不可之勢、而不知其有案本有字不可焉、則以不可為

可、率意而行之、故可以崇飲、沉酣、解晝作夜、可以

冒女好色、婦言是用、可以淫于原獸、十旬弗返、可

以殉貨愛寶、盈欲無厭、可以廣土貪地、糜爛百姓、

可以峻法嚴刑、斬刈天下、可以窮極土木、千門萬

戶、可以枕樂歌舞萬八千人、執樂歌舞、可以移山轉海、力役

不息、可以害賢憎忠、割心抉舌、按本名之、以嫉正配直脂諸鈎

黨、可以庇亢奸保佞、崇長信使、引其黨類、傳其子孫

行之一時、無不如志、此人君之勢也、雖然、所樂未

畢、殃禍已及、是益易而為之、一本昊天不與、故也、有不為

是知戒慎矣、而猶不免焉者、豈無因而然哉、人君

之職在養民、立之公卿大夫師長、下至賤官小吏、

軍師旅伍、莫非為民、非有他也不知以民為本務、

於是有后妃之族、子弟之國、宗戚之里、權貴之臣、

勲勞之將、宦賢之家、胥吏之人、黥籍之兵、伶伎之

徒、釋老之聚、給使之役、工商之衆、游手之類、皆仰

食於農、如鋤耨銍艾、相尋乎地上、取之不巳、又陵

胥吏之人、藉之
兵、宋本作胥吏
之惡、兵藉之元

藉而困苦之、而養民之職曠闕甚矣、養民之職廢、而殘民之事行、則愛民之報不施、而失民之禍必、至此三代所以享國久長、後世莫能及者也。昔者孔門高第惟顏子一人、見於論語者有兩問、一問為仁、二問為邦、聖人之答之也、異乎與諸子言者、其言為仁、則指示天下歸仁之全、其言為邦、則兼舉虞夏商周之事、是顏子於舜禹湯武、若是班矣、而其本則在於仁而已、舜而不仁、必矣不能相禹、禹而不仁、不能相益、湯而不仁、不能學于伊尹、而後

臣之、武王不仁、必不能任周公以伐紂、與周之重也、一德立則百善從之、於是后為元后、臣為元臣、而天地覆載之功全矣、楊子曰、學之為王者事者、也、故為士者求仁得仁而已、為君者止於仁而已、相吾君者務引之當道、志於仁而已、雖然聖學無傳焉、如其有傳則傳之者其心必仁、存諸心者仁、則形諸事者義、仁人衆多、且在人上所行皆仁、義也、天下其有不治乎、人而不仁、皆在人上、所行皆不仁、不義也、天下其有不亂乎、是故憂世之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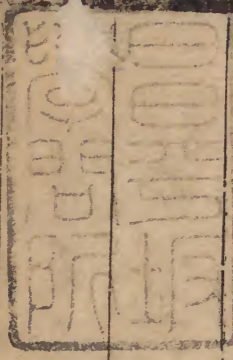
口節錄其

不患道之不行而患學之不傳不患士之不能力
行而患其無所知之本識所謂識而傳之孰急於仁矣
承蜩履稀操舟斲輪之賤猶有進乎技凝於仁之
妙絕聖棄智滅倫反理之教信有盡精微離文字
之旨而於孔孟所傳則徒貫之以誦記華之以詞
藻分之以章句析之以偏旁斷之以粗迹而不知
其有豎可鑽有高可仰有幾可研有深可鈎有贖
可探有隱可索有原可取有安可居也是舉世挾
策讀書而貿貿然如適壇而瞽步不仁之禍方諸

洪水猶加烈焉故人不可以不學心不可以不仁
求仁而得仁自天子至於庶人其為先務一也是
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若合符節之道
而聞而知之所以為後覺者也



清河後人張玉瑞重校



寬文

